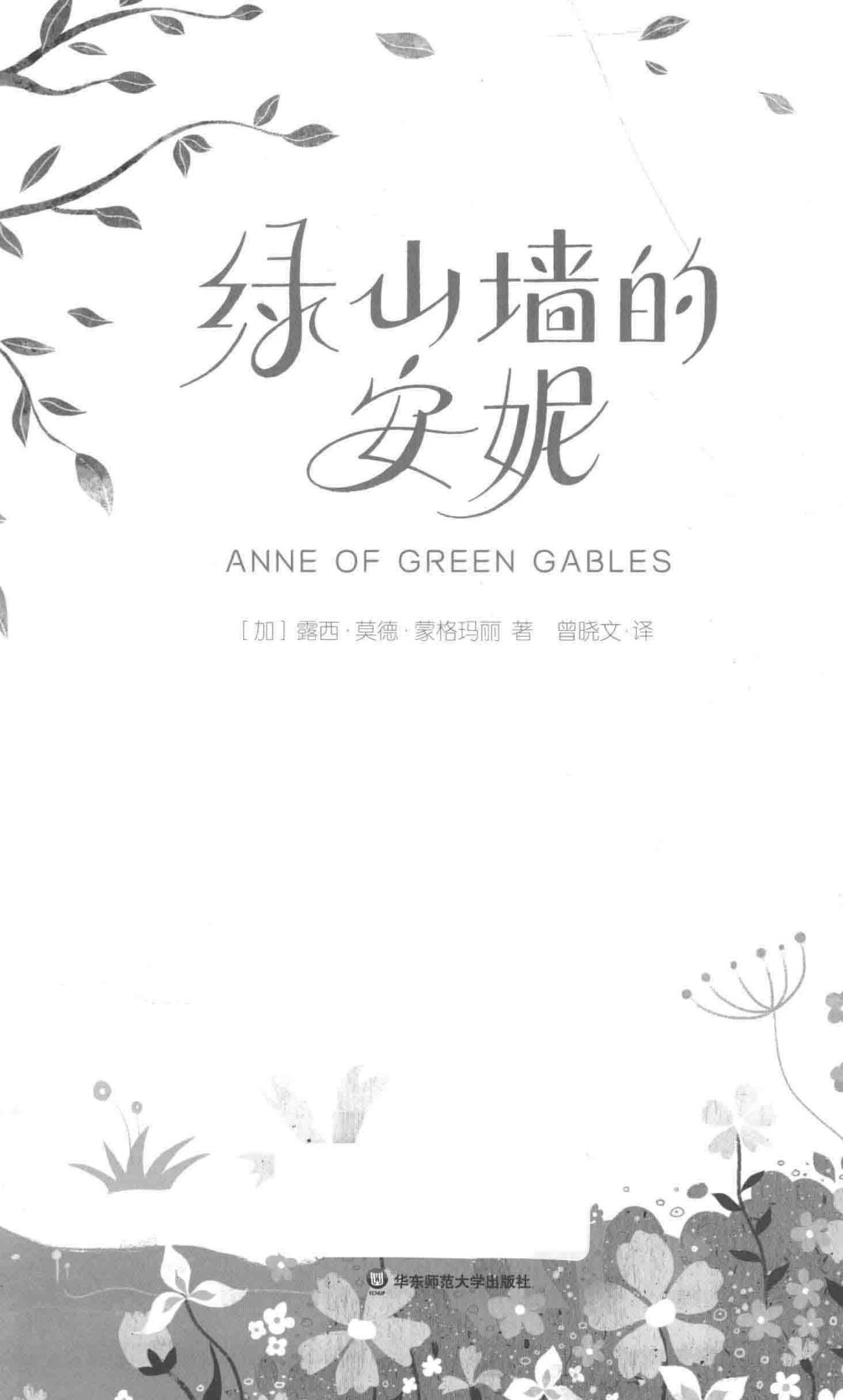




绿山墙的 安妮

ANNE OF GREEN GABLES

[加] 露西·莫德·蒙格玛丽 著 曾晓文 译



绿山墙的 安妮

ANNE OF GREEN GABLES

[加] 露西·莫德·蒙格玛丽 著 曾晓文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绿山墙的安妮 / (加) 露西·莫德·蒙格玛丽著;
(加) 曾晓文译. —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
(作家榜经典文库)
ISBN 978-7-5675-8000-8

I. ①绿… II. ①露… ②曾… III. ①儿童小说—长
篇小说—加拿大—现代 IV. ①I711.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54419号

项目编辑: 庞 坚 唐 铭

审读编辑: 陈 斌



绿山墙的安妮

[加] 露西·莫德·蒙格玛丽 著

曾晓文 译

全案策划

大星(上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www.ecnupress.com.cn]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邮编: 200062

电话: 021-60821666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天猫店: <http://hdsdcbs.tmall.com>

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2018年8月第1版 2018年8月第1次印刷

889毫米×1194毫米 32开本

10印张 10插页 字数: 232千字

书号: ISBN 978-7-5675-8000-8 / I.1916

定价: 4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 请联系021-60839180或021-62865537调换)

目 录

CONTENTS

第1章

林德太太吃了一惊 001

第2章

马修·卡思伯特吃了一惊 009

第3章

玛瑞拉·卡思伯特吃了一惊 022

第4章

绿山墙农舍的清晨 029

第5章

安妮的身世 035

第6章

玛瑞拉做出决定 041

第7章

安妮的祈祷 047

第8章

抚养安妮的开始 051

第9章

林德太太大受惊吓 059

第10章

安妮道歉 066

第11章

安妮的主日学校印象 073

第12章

郑重的盟约和诺言 079

第 13 章

期待的喜悦 085

第 14 章

安妮坦白 090

第 15 章

小学校里的大风波 098

第 16 章

请戴安娜喝茶 112

第 17 章

新的生活乐趣 123

第 18 章

安妮出手相救 130

第 19 章

音乐会、悲哀结局和坦白 139

第 20 章

出色想象酿出恶果 151

第 21 章

调味品的新用途 157

第 22 章

安妮应邀去喝茶 167

第 23 章

事关荣誉的事件 171

第 24 章

师生共办音乐会 178

第 25 章

马修执意定制灯笼袖 183

第 26 章

故事俱乐部成立 192

第 27 章
虚荣心和精神苦恼 199

第 28 章
蒙难的百合少女 206

第 29 章
难忘的经历 214

第 30 章
女王学院班成立了 222

第 31 章
小溪融入河流 232

第 32 章
发榜的日子 238

第 33 章
酒店里的音乐会 246

第 34 章
女王学院的女生 255

第 35 章
女王学院的冬季 262

第 36 章
光荣与梦想 266

第 37 章
死神降临 271

第 38 章
峰回路转 277

译后记
与安妮纯真相伴，一路成长 285

第1章

林德太太吃了一惊

蕾切尔·林德住在伊芳里村的主路倾斜伸入小山谷的地方，附近长满赤杨树和凤仙花，一条小溪横穿而过。小溪源自老卡思伯特家的树林，以水道错综复杂而闻名，上游湍急，沿途暗藏隐秘的潭水和小瀑布，但流到蕾切尔·林德家门前，却变得安静而规矩。哪怕是一条小溪，都不可以在她的门前忽略体面和礼节，它大概也意识到此刻林德太太正端坐窗前，用犀利的目光扫视过往的一切，从小溪到顽童。她一旦发现任何奇怪或超常的事情，都会想方设法探个究竟，不然就无法安心。

在伊芳里以及附近的村落中，有不少人喜欢操心左邻右舍的家务事，却忽略自家的正事，但林德太太是少有的内外兼顾的大能人之一。她是一位优秀主妇，把家务做得既利落又出色：她领导着裁缝小组，协助管理主日学校，还是教会救助协会和对外传教辅助团最有力的支持者。尽管如此，她还有充裕的时间一连几个小时坐在

厨房窗前，一边编织棉线被子——她已经编了十六床这样的被子，伊芳里的主妇们每次说起此事，无一不用敬畏的语气——一边目光敏锐地留意穿过山谷的主路。这条主路蜿蜒攀上远处陡峭的红色山岗。伊芳里地处一个三角形的小半岛，半岛伸入圣劳伦斯海峡，两面环水，任何人离开半岛都必须经过这条主路，也自然逃不过林德太太纵览万物的隐秘目光。

六月初的一个下午，她又坐到了窗前。明媚和煦的阳光透过窗户照进来。在屋下斜坡上的果园里，粉白的花朵开满枝头，新娘脸颊般鲜润，还被数不清的蜜蜂嗡嗡萦绕。托马斯·林德，一个矮小、温和的男人，被伊芳里的人们称为“蕾切尔·林德的丈夫”，正在谷仓后面的小山上种晚萝卜种子。在绿山墙农舍旁靠近小溪的那一大片红色土地上，马修·卡思伯特想必也在做同样的农活。林德太太知道这个，是因为前一天傍晚，在卡莫迪镇威廉·J. 布莱尔的店铺里，她听马修告诉彼得·莫里森德，他要在第二天午后种萝卜，当然是回答彼得的提问。众所周知，马修从不向别人主动透露自己的事情。

可是奇怪的事情发生了！马修·卡思伯特在午后三点半左右的繁忙时刻，却神气悠闲地驾着马车穿越山谷，甚至还戴了一条白色的硬领，穿上了他最讲究的一套西装，显然是出村办事。他赶着栗色母马拉着的轻便马车，大概要走很长一段路。那么，马修·卡思伯特要去哪里？他为什么要去那里？

要是村里别的男人有这般举动，林德太太只需巧妙分析片刻，就会给出基本答案。马修平日里难得出门，除非是去解决紧急异常的事情，而且他是天底下最腼腆的人，不喜欢和陌生人打交道，也不愿在社交场合露面。他穿戴得这么正式，赶着马车出远门，真是

难得一见。林德太太绞尽脑汁也想不出个头绪，结果整个下午都闷闷不乐。

“我喝完茶非得去绿山墙农舍向玛瑞拉打探消息，把事情问清楚。”这位了不起的主妇下定了决心，“马修在每年的这个季节，一般不会进城，也从不探亲访友。他要是去城里买萝卜种子，何必精心打扮呢，还赶着出远门的轻便马车？如果是去找医生，他赶车的速度又不够快。从昨晚到现在的这段时间中，一定有什么事情发生了，可我却被蒙在鼓里。不搞个水落石出，我恐怕一刻也不得安宁！”

林德太太喝完茶便出发了。她并没有多少路要走。她家离卡思伯特兄妹家不到四分之一英里，但山路弯曲狭长，使路程看起来并不近。卡思伯特家的房子被果树掩映，有些大而无当。马修·卡思伯特的父亲腼腆内向，这一点被马修完全继承。当年，老卡思伯特在创建家宅时，虽然没有隐居森林，但也尽最大可能远离了其他住户。他在自家土地最远的边缘处，建起了这座绿山墙农舍。时至今日，从伊芳里的主路上还几乎望不到它，而主路两旁的其他房子却鳞次栉比。林德太太一向认为，身居偏远之地，根本算不上“生活”。

“这不过是客居而已。”她自言自语，已踏上青草盈盈、两旁开满野玫瑰的小路，路面还留着深深的车辙印。“马修和玛瑞拉住得这么偏远，难怪性格都有些孤僻。总不能和树做伴吧？天知道，要真那样，这里倒有足够多的树。我可宁愿和人交往。不过他们俩看上去挺知足的，我猜他们习惯了。就像爱尔兰人所说的，人的身体会习惯任何事，哪怕是被吊起来。”

林德太太这时离开了小路，跨进了绿山墙农舍的后院。院子里

一片苍翠，一边是巨大的枝繁叶茂的柳树，另一边是长势喜人的伦巴第树。万物整齐有致。地上根本没有散落的树枝或碎石，如果有，自然逃不过她的眼睛。她暗想，玛瑞拉打扫后院和打扫房子一样勤快。哪个人从地上捡起食物吃，也不会沾上一点尘土。

蕾切尔·林德用力快速地敲了敲厨房的门，得到准许后就走了进去。绿山墙农舍的厨房是一个舒适的地方，或者说，如果不过于干净整齐，像个久未使用的客厅，应该是多么赏心悦目。厨房的东西两面墙都有窗户。透过西窗，望得见后院的景色，温馨的六月阳光流泻进来；透过东窗，能瞥见左边果树园里白花盛开的樱桃树，还有立在山谷小溪旁摇曳生姿的颀长白桦树。葡萄藤环绕窗户，透出新绿。玛瑞拉·卡思伯特坐在东窗前做编织活儿。她要是得空坐下来，总会在这个位置上，避开阳光的直射。对她来说，在这个应该严肃对待万事万物的世界里，阳光总显得过于轻浮跳跃和不负责任。在她身后的餐桌上，已经备好了晚餐。

林德太太在关上房门前已留意并记住了餐桌上的每一件东西。桌上摆着三个盘子，看来玛瑞拉期待马修带回一个人，可盘子是日常用的，里面只装着野苹果酱和一种蛋糕，来人显然不是贵客。那么，怎么解释马修的白色硬领和栗色母马拉的车呢？林德太太对一向安静平凡的绿山墙农舍里不同寻常的神秘，感到有些迷惑。

“晚上好，蕾切尔。”玛瑞拉轻快地打招呼，“今晚天气真不错！你不坐下来吗？家里人都好吗？”

她和蕾切尔的性格大相径庭，或许正因为这样，两人之间一直保持着一种关系，因为找不到合适的词，就暂且称作“友谊”吧。

玛瑞拉身材高瘦，棱角分明，缺少女性的曲线美。她的黑发间已掺杂银丝。她常把头发在脑后盘一个结实的发髻，然后用两只金

属发夹牢牢卡住。她的外表显得阅历不深，呆板而严厉，事实也是如此，幸亏唇边略带成熟幽默的神气弥补了她那严峻态度的缺陷。

“我们都很好，”林德太太答道，“我倒担心你身体不舒服呢。我看到马修出远门，以为他是去请医生了。”

玛瑞拉会意地微微一笑，她早料到林德太太会登门来访。她深知马修突然出门，大大激起了这位邻居的好奇心。

“啊，不，我一直很健康，虽说昨天头疼得厉害。”玛瑞拉说，“马修去接一个男孩。他是我们从新斯科舍省的孤儿院领养的，今天坐火车到亮河镇。”

如果林德太太听说马修去接一只来自澳大利亚的袋鼠，她也不会这么惊讶。她竟然在整整五秒钟里哑口无言。玛瑞拉绝对不可能和她开玩笑，但她却差点不得不这样认为了。

“你说的是真的吗，玛瑞拉？”林德太太回过神来，追问道。

“当然是真的。”玛瑞拉回答，仿佛从新斯科舍的孤儿院领养一个男孩，是伊芳里任何一家管理有方的农庄每年春季的一项例行农活，而不是前所未闻的新鲜事。

林德太太受到了强烈的精神震动，脑子里闪过一连串的惊叹。一个男孩！玛瑞拉和马修居然在所有人当中首先领养一个男孩！还是从一家孤儿院！这世界真是完全颠倒了！她今后不会再对任何事感到吃惊了！再也不会了！

“到底是什么使你们产生这样的怪念头？”林德太太不满地盘问道。

没有征求她的意见就做出决定，她当然不会支持。

“哦，我们考虑一段时间了，实际上考虑了整整一个冬天。圣诞节前一天，亚历山大·斯潘塞太太来我们家做客，说打算春天时到

霍普顿的孤儿院领养一个女孩。斯潘塞太太经常去看望住在霍普顿的表妹，对那里的情况比较了解。我和马修后来商量了好多次，想领养一个男孩。你知道马修上了年纪，已经六十岁了，不再像以前那么矫健，又被心脏病折磨。你也知道，现在雇人多难，只能雇到法国的蠢头蠢脑的未成年男孩。那些男孩子一旦接受了培训，学到一些本事后，就不安分了，不是去龙虾罐头厂找工作，就是索性去美国。起初马修建议领养一个英国男孩，但我立即反对。我不是说他们不行，但我不想要伦敦街头的阿拉伯男孩。我说，‘至少给我一个土生土长的加拿大人。不管领养什么人都有风险，但领养加拿大人我心里踏实，晚上也会睡得安稳些。’后来我们决定等斯潘塞太太去领养女孩时托她帮我们物色。上星期我们听说她动身了，就让罗伯特·斯潘塞住在卡莫迪的亲戚捎信给她，请她帮我们挑选一个聪明的男孩，十岁或十一岁。我们觉得这个年纪最好，不算太小，来了后能马上帮忙干些杂活；又不太大，可以调教。我们愿意给他一个家，也会送他上学。今天我们收到了邮差从车站带来的亚历山大·斯潘塞太太的电报，说他们坐今天下午五点半的火车到亮河站，马修就去接了。斯潘塞太太会把男孩留在那里，自己继续乘火车到白沙站。”

蕾切尔太太一向为自己的畅所欲言深感自豪，此刻，她从这条惊人消息的震撼中调整了精神状态，开始侃侃而谈：“玛瑞拉，我直截了当地说吧，我认为你们正在做一件非常愚蠢、非常危险的事情。你们根本不知道会领养到一个什么样的孩子。你们把一个陌生孩子领到家里，但对他一无所知，既不了解他的性格，也不知道他父母是什么人，更想象不出他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呢？就在上星期我还从报纸上读到一条消息，本岛西部的一对夫

妇从孤儿院领养了一个男孩，可那孩子在半夜放火烧了他们家的房子，而且是故意的！玛瑞拉呀，那夫妇俩在床上差点儿被烧成灰。我还听说，有一个被领养的孩子有喝生鸡蛋的毛病，怎么都改不掉。你们要是和我商量，我会说看在上帝的分上，根本不要想这种事！就这话。可是你们没征求过我的意见。”

这番劝诫既没惹恼玛瑞拉，也没引起她的惊慌，她仍不紧不慢地做编织活。

“我不否认你说的那些事，蕾切尔。我也有过顾虑，但我看得出来马修铁了心要领养，就让步了。马修很少固执己见，所以他一旦对什么事打定主意，我就觉得自己有责任让步。至于说到风险，人们在世间做每一件事几乎都有风险，抚养亲生孩子也冒风险呢。不是每个孩子都会有出息。再说新斯科舍省离我们这个岛很近，孩子又不是从英国、美国领养来的，不会和我们有太大差别。”

“好吧，但愿你们能有个不错的结局。”林德太太说话的口气表明了痛楚的怀疑，“要是他把绿山墙农舍烧个精光，或者往井里下马钱子碱的话，你可别怪我没警告你。听说在新不伦瑞克就出过这种事，一个被收养的孤儿院的孩子往井里下了马钱子碱，使全家人都痛苦万分地中毒而死，不过，那孤儿是个女孩子。”

“我们要领养的不是女孩呀。”玛瑞拉说，似乎投毒是女孩的特有行为，不必害怕男孩会做出这等事。“我从没想过领养女孩。我不明白亚历山大·斯潘塞太太是怎么打算的。她这个人一旦心血来潮，就算收养整个孤儿院都不会退缩。”

林德太太原打算一直等马修把收养的孤儿带回来后再回家，可一想到还得等上整整两小时，就决定先到罗伯特·贝尔家通报新闻。这新闻必会在瞬间引起轰动，而她乐此不疲。她起身告辞了，玛瑞

拉这才稍稍地松了口气，可随后因受了林德太太的悲观论调的影响，对收养孩子的疑虑和恐惧渐渐复苏。

“天哪，真令人难以置信！”林德太太一踏上小路便不由得脱口嚷道，“真像是做梦呢。唉，我真同情那个可怜的孩子。马修和玛瑞拉都对养育孩子一窍不通，却期望这孩子比他的祖父还聪慧、稳重。至于他见没见过自己的祖父，还很值得怀疑呢。一个小孩子住在绿山墙农舍，真不可思议。还从没有过呢！在农庄初建时，马修和玛瑞拉都已长大成人了。即使他们曾是小孩，但看看他们现在的模样也难以想象。我可不想落到那个孤儿的境地，但我可怜他。”

林德太太对着路边的野玫瑰诉说，满怀诚心。如果此时她看到那个正在亮河车站耐心等待的孩子，她的怜悯之心一定会更沉重了。

第2章

马修·卡思伯特吃了一惊

马修·卡思伯特赶着栗色母马拉的车，不慌不忙地驶在通往亮河镇的路上。这条路大约八英里长，沿途有一些密集的农庄，风景秀丽，时而穿越一小片香脂树林，时而穿越一道山谷；在山谷里的野梅树上，透明的花苞轻俏招展；空气是甜丝丝的，夹带着苹果园的气息。在远方的地平线上，起伏的草场与珠灰、淡紫的薄雾交织，此时“小鸟纵情歌唱，仿佛这是一年中最美好的时光”。

马修一路享受着悠哉驾车的乐趣，只是在偶尔遇到女人时需鼓起勇气点头致意。在爱德华王子岛遇到任何人，不管认识与否，都要相互致意。

马修惧怕天下所有的女人，除了玛瑞拉和林德太太。他总感觉那些不可思议的女人私下里会嘲笑自己，为此惶惶不安。这么想也许不无道理，因为他长相古怪，身形笨拙，长长的铁灰色头发搭在有些下垂的肩膀上，一大把软软的褐色胡子从二十岁时留起。实际

上他二十岁时的相貌和六十岁时相差无几，只不过年轻时须发没有染霜罢了。

到了亮河站，马修没看见火车的踪影，还以为自己来得太早了。他把马拴在镇上小旅馆的后院，直奔火车站。长长的月台上一片寂静，唯一可见的生灵是一个女孩。她孤零零地坐在尽头处的一堆屋瓦上。马修瞄了一眼确定是个女孩，就侧身从她面前快速走过，根本没仔细看。如果他留意，就不会错过女孩极度紧张和期待的神情。她在等待什么事发生或什么人，唯一能做的就是全神贯注地坐等。

马修遇见了火车站站长。站长正在锁售票室的门，准备回家吃晚饭。马修向他打听五点半的火车是不是快到了。

“五点半的火车早进站了，半小时前就开走了。”这位天性活跃的站长答道，“不过，有一位乘客被留下来交给你——一个小女孩，就坐在屋瓦上。我请她去女性候车室，她一脸严肃地告诉我她更喜欢待在室外，‘室外有更多想象的空间’，这是她说的。我必须得承认她是个另类！”

“我要接的不是一个女孩，”马修一脸茫然地说，“而是一个男孩。他应该在这儿，亚历山大·斯潘塞太太从新斯科舍把他带来交给我。”

火车站站长吹了一声口哨。

“我猜出了差错，”他说，“斯潘塞太太领着那个小女孩下了火车，把她托付给我照看，说你和你妹妹从孤儿院领养了她，你过一会儿来接。我知道的就这些了。我可没在附近藏匿其他孤儿。”

“我真搞不明白。”马修不知所措，此时真心希望玛瑞拉能在场应付这个局面。

“唉，你最好去问问那个女孩。”站长心不在焉地说，“我敢说她

能讲清楚，因为她能言善辩。孤儿院大概没有你们想要的那个类型的男孩。”

站长肚子早饿了，匆匆地离开，撇下了可怜的马修。对马修来说，走到一个陌生的女孩——一个孤儿面前，问她为什么不是男孩子，简直比闯入狮笼拔狮子的胡须还难啊！他转过身子，心里叫苦不迭，缓慢地顺着月台走过去。

那女孩在马修经过自己身边时就不停地打量他，现在更是用目光锁定了他。马修没仔细看她，即使他看了她几眼，也搞不清她的模样。以普通人的眼光看，这是个十一岁左右的女孩，身穿一件过紧过短、蹩脚难看的黄灰色棉绒裙，戴一顶褪色的褐色水手帽，在帽子下面，大红的头发被编成两根粗辫子垂在背上；她的脸瘦小、苍白，长着一些雀斑；大眼睛大嘴巴，眼睛在特定的光线下或特定的情绪中是绿色的，在其他时候却是灰色的。

普通人能看到的仅此而已，但一位目光敏锐的观察者会发现，女孩的前额宽阔饱满，两只大眼睛充满灵气和活力，嘴唇的线条优美而富有感情，下巴尖尖，棱角分明，总之，这位观察者可能会得出结论：这位无家可归的半成熟的、被马修不可思议地惧怕的女孩，拥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灵魂。

马修躲过了先开口的难关。当女孩一旦断定马修在朝自己走来，立即站起身，用一只瘦而黑的小手拎起手提包的提柄——手提包破旧、样式落伍，把另一只手伸向了他。

“我猜你就是绿山墙农庄的马修·卡思伯特吧？”她用特别清亮甜美的声音说，“很高兴见到你，我担心你不会来接我了！我还设想了各种可能阻止你的事情。刚才我想好了，如果你今晚不来，我就顺着铁轨走到拐弯处的那棵大樱花树旁，爬上去，在上面一直等到